

乡村记忆

拾草那些事儿

小非

一

深秋的夜晚，冷霜打落了满树的叶子。翌日清晨，我有事起了个大早，机关院子里几乎无人，满地的黄叶灿烂耀眼，没给其他色彩留下一点空间，让人感到恍惚迷离。

办公室大门外，习惯于起早的秘书长伫立凝思，似乎也被这片美景吸引住了。我有些文人气地问，您看这像不像东北深秋的白桦林？

秘书长不苟言笑，不过经常会蹦出些冷笑话。他没接这个话茬，而是一本正经地说，你出去看看，外面有没有拾草的。

我“噗嗤”一下乐了，没想到他居然还开起了玩笑。然而，就是这句话，一下触动了我深埋在心底的往事。

1970年夏末，我和家人随父亲从城市回到乡下老家。彼时我还不满十四岁，生活一下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，艰辛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村子在山沟里，却缺少烧柴。虽然满山都是黑松，秋天梳理树枝时还会割下许多枝丫，但这些柴火要送到县城卖钱，舍不得分给社员。有些不一样的是，我们村的柴火不是砍下来的，而是用那种砍刀般厚实的镰刀割下来的，小孩胳膊粗细的枝丫，一镰就割断了。若不割，黑松就不会往高处拔，也长不粗壮。

割柴火的都是精壮汉子，割下的枝丫先用胡黍杆儿，也就是高粱秸子捆好扔在山上，待到松针发黄时，再用两头带尖的硬木棒，一边插上两个挑下山，然后每头驴驮上四个柴火捆，由女人赶着送到城里。那种木棒类似旧时码头工人用的杠棒，行走时没有扁担那种颤巍巍的感觉，挑柴火的人显得孔武有力，阳刚气十足。

柴火捞不着烧，庄稼秸秆也金贵，苞米秸子和地瓜蔓要留给牲口当饲料；胡黍秸秆，粗的要留做裱糊屋顶的龙骨，细的要穿箕子；能烧的只有麦秸，一大垛也就能应付三两个月，做饭主要靠烧“草”。

二

夏秋割青草，深秋到开春搂枯草，蓬菜话习惯将“搂”说成“划拉”，如同刮地皮般，只要能烧，都不嫌乎。

割草与搂草在蓬菜皆称为拾草，多为半大孩子的营生，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，拾完草才能吃早饭；下午放学后，还得上山再拾一趟草才吃晚饭，星期天则整日拾草，始终在劳碌中。彼时我正是拾草的年龄，然而半路出家，自然比别的孩子更遭罪。

割草几乎每天磨镰，一开始我磨着磨着刀锋就偏了；竹筴用久了得用手掰住在煤油灯上烤，以恢复弯曲度，我不是烤糊了就是烤不到位。

拾草干活，还有个问题就是饥困，饭口时似乎饱了，上山不久又是饥肠辘辘。苞米饼子和地瓜倒是管够，然而除了就瓜齏外，只有大葱蘸酱，当然冬季还会有大白菜和青头萝卜，这些东西都缺少油水，不垫饥。我吃惯了大米饭，很长时间吃不习惯苞米饼子。饿急眼了，就

去生产队的果园，把半生不熟的果子摘下来就吃，有时还去扒生地瓜，也顾不得泥土，边啃皮边往肚子里咽。

行家里手上山，右手的镰刀“嗖嗖嗖”忙活七八下，一搂就是一小堆。这般武艺需要点功夫，我玩不顺溜，只会割一把放一把，别人讥笑不说，下山时人家得意洋洋一大背，我却垂头丧气一小捆。

棉槐梗是一种不错的燃料，这种复生植物学名紫穗槐，每年割一茬，条子用来编筐编篓，割完后会留下差不多一拃高的细桩，两排间也就尺许，趟子很窄，梗叶就落在了那里面，我的竹筴常常被桩子别得难以施展，但人家却游刃有余。梗叶划拉成堆后，要刷掉碎石子，我刷不好，筐里混杂了不少，下山时经常压得龇牙咧嘴。

棘子抗烧，不过刺多，割起来麻烦，也不容易捆绑。不过，红红的棘子果，也就是酸枣，点缀在一片绿意中，非常诱人。有一次，我捏住一棵大棘子，摘下果子吃完后，右手猛地一用力，然而镰刀“秃噜”了，棘子没割断，左手拇指关节处却被割开个很深的口子，伤及骨头，鲜血喷涌而出，好半天也止不住，留下了永久的疤痕。

三

洋相出尽，然而熟能生巧，我慢慢地就琢磨出些道道，也有过露脸的时候。记不得在什么书中看过，藏族群众用牛粪干或马粪干生火。我怕人笑话，悄悄捡回些扔进灶膛，风箱一拉，火焰中冒出了蓝光，真的好烧。

夏秋时节，我们上山都带着竹镊子和小瓶子，说不定哪块石头底下就会有蝎子，每斤两块钱，“搂草打兔子”，运气好时捉上几十只，差不多就能卖上块把钱。

有一阵子，供销社大量收购山胡椒，这种草紧贴地皮，得蹲下身子薅，挺累人的，手上的印迹也很难洗掉，关键是晒干后比普通烧草只多两分钱，没人愿干。供销社说国家要用它提炼油，把指标派给了联中，不薅还不行呢！

苹果下树后，落叶满园，果园会开放几天，树叶弄回家也可以应付一阵。岁尾的时候，果园队还会分点剪下的枝条，我们就别提多高兴了。

深秋时，松针洒落树下，这种“草”火硬，燃烧时在灶膛里“噼噼啪啪”作响，火苗红中泛蓝，上蹿下跳很好看。松树底下自然被我们划拉得干干净净。俺村的黑松并不粗壮，林子也不茂密。村里人说，1958年山都砍秃了，这是后来长出来的，只有十来年光景。

初冬时节，松枝在风中摇曳，松果咧开嘴巴后，被称为“松果娄”。胶东方言保留了不少文言词汇，“娄”意为“空”，加上这个尾巴后，表意更加准确，语言也变得灵动了。

松鼠在枝头窜来窜去，轻松地 from 松果娄中掏食松子，非常惬意。滚落地下的松子，则成了我们的腹中之物。不过，伙伴们最惦记的还是松果娄，学校冬天生炉子取暖用它引火，每人须交十斤。松果娄不压称，弄够了挺费事，有时望着高处树枝上够不着的松果娄，我真想变成一只灵巧的松鼠。

松鼠不多见，我却在棉槐趟子里捉到过一只刺猬，伙伴们要把它裹上黄泥烧着吃了，我却无论如何舍不得。圈了两天后，怕其遭到厄运，又悄悄送回山上放了，我实在无法与它闪烁的眼睛对视。

四

平日里，我们大多在村东距离近些的龙山拾草；不上学时，则会到西边的雨山偷草，那里是封山区，路途虽远，草多草厚。

冬日的一个周末，有人相约第二天一大早去雨山。我有点纳闷，起那么早，上山也看不见，没法拾草啊！伙伴说，不去拉倒，有好事。

第二天凌晨，我们向雨山走去，还没出村，前面就不动了，原来大家要去小龙家“听房”。小龙结婚好几天了，怎么才想起听房？同伴解释，前几日是大人 的事儿，他们听够了，就该我们了。

那晚是下弦月，只有镰刀那么一钩，村子黑乎乎的。我们来到小龙家北面，他家后院围墙顶端与外边道路崖包几乎齐平，大家蹲在那里，悄没声地等候。

蹲了很久，腿都酸麻了，还是没有动静。眼见失去了耐心，正待起身时，屋内传来了女人的声音，我想尿尿。

我们抑制住激动，不约而同地屏住了呼吸。小龙朦朦胧胧地回答，下炕尿呗！媳妇儿赖叽叽地说，怪冷的，你把尿罐子给俺拿上来嘛！小龙嘟囔了声真膈应人，还是顺从了女人，接着就听到排尿的动静……

不知谁抓起一把沙土扬到了窗户纸上，大家随之“嗽”地怪叫一声就跑了。

彼时我们正处于荷尔蒙亢奋期，似乎从那一天开始，突然间就有了心思。看山的追赶我们，谁也没有东躲西藏，早早就被撵下了山。

立冬那日，封山区开山了，苦干一日可顶平常十天半月，半夜里伙伴几个就爬了起来，早早赶到山上占地儿。

天刚蒙蒙亮，勉强能看到景物，大家就动手了，集体操作，众人平分，有人拿镰，有人用筴，有人收堆。你占的地方别人也能来，我们仗着人多，谩骂、起哄，想方设法要把别人撵走。

日上三竿，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点干粮，趴在泉眼上喝了口水，接着又忙活起来。太阳当顶时，封山区几乎扫荡一空，我们就着瓜齏啃完苞米饼子后，开始回返。

平日每次只能背个草捆子回家，这一天得背好几大背，家中那些比我们小的孩子，午饭后都赶到山上来帮着看堆。

最后那趟，太阳已经落山，我实在没有力气了，勉强走到半路，再也背不动了。一个看堆的孩子给了我一个他啃过几口的小苹果，另外几位同伴采取“倒”的方式，轮流帮我把草背回了家。

五

开山之后，我大病了一场，躺了几 天没下炕。姑姑给我擀了碗面条，还卧了个荷包蛋，那种味道至今刺激着我的味蕾。彼时乡下不到年节是吃不上白面的，鸡蛋则要留下卖给供销社，换点

咸盐灯油等杂物，轻易也舍不得吃。

那时母亲在几十里外另一个公社供销社下面的代销点，非常偏僻，两个月才能回来一次，那次回来恰好看到我病成那样，一个劲儿埋怨父亲。

父亲却说，小孩子磨练磨练挺好！其实，不磨练又能怎样？我和父亲平常各自洗衣服，寒冬天气，父亲下河洗衣服，逼着我一起去。他是老军人，当了三十年兵，虽然成了农民，还是当兵的那一套。

砸开冰层后，我的手很快冻僵了，父亲还在坚持。我气得不干了，跑回家后舀上一大锅水烧了起来。心想草是我拾回来的，水也是我挑回来的，凭什么不让我用热水洗衣服。父亲回来后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天气太冷，门窗四处透风，唯一暖和点的地方就是火炕。大人的炕早早晚两头可以烧一下，孩子的炕也就中午烘一烘。母亲让我到父亲的炕上睡觉，我心里抱怨，宁可挨冻，也不愿凑过去。

父亲下地干活，做饭是我的事儿。尽管手冻得像烂地瓜，不做饭就没吃的。别人家做饭一人锅里一人锅外。我只有一个人，烩饼子时，手上黏糊糊地粘着苞米面，灶膛却没火了，赶紧抓把草续进去，扑落扑落后继续团饼子，有些草屑就这样团在了饼子里。

六

我在乡下待了几 年，由于母亲勉强保留住了公职，我还是非农业户口。高中一毕业，就被打发去了知青点，反正都是农村，倒也习惯了。

1975年开春，村里派我外出学习沼气技术，这让我很兴奋，因为拾草的记忆太深了，早就想有替代之物。我背起铺盖卷，走了几十里山路，到南王公社枣林店住了一个多月，认认真真学习了这门正在推广的新技术。

回来后，我兴奋地向大队书记汇报，满心期待安排任务。没想到他却说，公社叫去咱不能不去，去了就得了，哪有那么好？听兔子叫还不用种豆呢，净瞎耽误工夫！兜头一盆凉水，我体会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。还得烧草。

回到城里后，虽然有了蜂窝煤，但还是不行。整日上班，炉子封得稍微不好，晚上就要重新引燃，加上冬季取暖，炕炉每日傍晚都得生火，最大的困难还是缺“草”。

枯枝败叶以外，破烂家具、废旧包装箱木板，只要能引燃炉子的，四处划拉，什么办法都用了。虽然聊胜于无，依然是个难题，当然，最终还是找到了一条不错的途径。码头堆放的圆木，机械装卸时磕碰刮蹭下来不少树皮，那是生火的好材料，不过得认识港务局的人，否则买不到。然而人托人终归有办法，只要能装满一辆三轮车，一年的引柴就足够了！

后来生活条件一天天好起来，液化气、管道煤气，还有各种做饭的电器，步步升级，真的就不用烧草了。很快，农村也不烧草了，各种山草似乎一夜间冒了出来，漫山遍野，到处都是，没人待见。

然而，我好像魔怔了，一看到哪里草多，不由自主就想去拾，如同一种心结，始终被捆绑着……